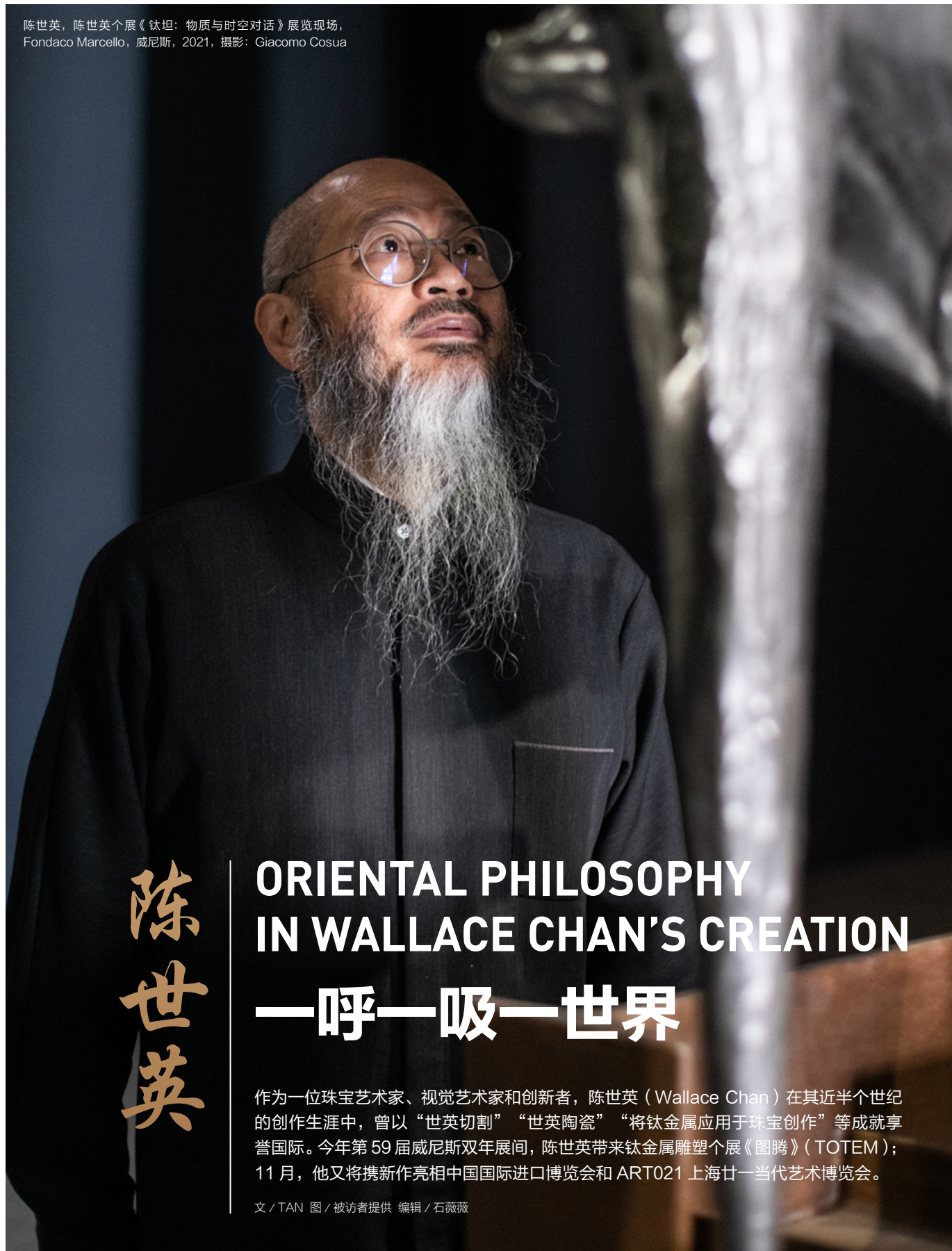


陈世英，陈世英个展《钛坦：物质与时空对话》展览现场，Fondaco Marcello，威尼斯，2021，摄影：Giacomo Cosua



陈世英

ORIENTAL PHILOSOPHY IN WALLACE CHAN'S CREATION 一呼一吸一世界

作为一位珠宝艺术家、视觉艺术家和创新者，陈世英（Wallace Chan）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曾以“世英切割”“世英陶瓷”“将钛金属应用于珠宝创作”等成就享誉国际。今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间，陈世英带来钛金属雕塑个展《图腾》（TOTEM）；11月，他又将携新作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 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

文 / TAN 图 / 被访者提供 编辑 / 石薇薇

陈世英是国际公认的将独特艺术创作和革命性技术两者融会贯通的华人珠宝艺术家，也是首位获得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当代中国珠宝艺术家，在过去40余年的创作中，他曾首创多项技术，包括将钛金属应用于珠宝创作、发明世英切割幻象雕刻法、比钢坚硬五倍的世英陶瓷等。有评论道，他“蕴藏生命力的雕刻珠宝创作兼具未来感和永恒性，结合中国‘禅’的精神，以形写神，充满诗意的赞颂，深度刻画出生命的美妙浩瀚与无限可能，为高级珠宝创作掀开全新的一页。”

陈世英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从被迫辍学的童工，到享誉世界的珠宝创作大师，近年来，他在视觉艺术、雕塑、装置领域方面的成就正逐渐为人所知。

蜉蝣即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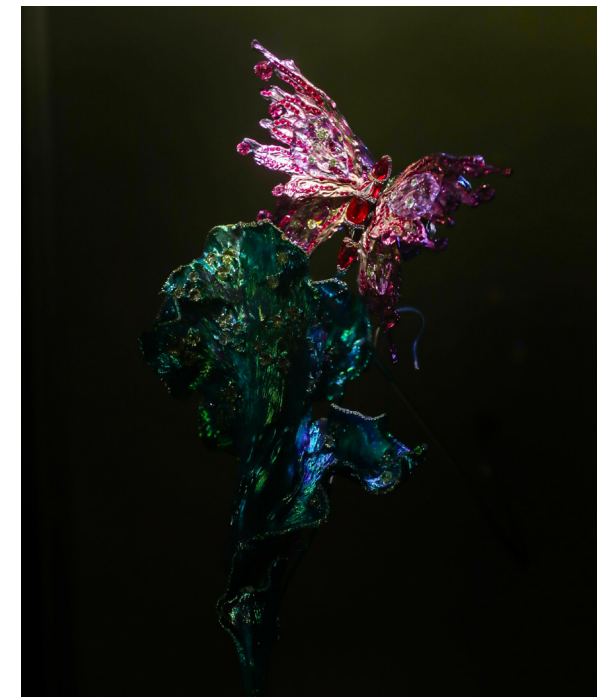
1956年，陈世英出生于福建，5岁时举家来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陈世英辍学了，13岁时就开始工作，做过纺织工、小商贩、送货员，最终机缘巧合进了宝石雕刻工厂做学徒，9个月后年仅17岁的他便在公寓楼的消防通道内建立了自己的宝石雕刻工作室，命运转折就此拉开序幕。

“没饭吃，没衣穿，停电，机器坏掉，与家人没有联系，未来无望……没有一天不是困难的，但这些困难我都忘记了。”物质的匮乏，反而激发了陈世英对于永恒的追求，他好奇而热情，千方百计想要延续物质的生命。“雕刻刀不锋利了，我也不舍得把它丢掉，设法要挽留它的生命。我学着自已制造工具，将工具的功能改了又改，让它们无限复活。”陈



世英切割幻象雕刻法

在过去40余年的创作中，陈世英曾首创多项技术，包括将钛金属应用于珠宝创作、发明世英切割幻象雕刻法、比钢坚硬五倍的世英陶瓷等。



陈世英个展《出世·入世》预展现场，亮相第五届进博会

世英习惯了用物质去量度时间，在他看来“当作品做出来了，一切便得到永生。一切的物质都有生命。”

陈世英在一次摄影展里初识“双重曝光”技术，其神秘又让人难以言喻的视觉效果令陈世英开始想象，“能否用宝石雕刻造出同样的效果？我要怎样做才能捕捉光？”1987年，陈世英终于在反复失败后独创了一种“幻象雕刻法”，以陈世英的经典作品《荷莱女神》为例，从正面可以看到女神的五张脸，但事实上，陈世英在宝石的背面只雕刻了一张脸，其他四张脸完全是通过精密的计算和切割制造出来的投射影像。与童话故事不同，发明“世英切割”没有使陈世英一夜成名，“我甚至比以往更加狼狈，完完全全投入在创新的时光里。但这个奇妙经历让我明白：无事不难，但凡事可能。”

2001年开始，受珠宝设计中的抽象拼贴画法吸引，陈世英逐渐深入珠宝艺术领域。他开始研究宝石的镶嵌和打磨的技术，什么都去尝试，不囿于传统技术范畴，把珠宝当成一件件小型的雕塑作品。创作的时候，他选择接近永恒的物质作为创作载体。人的生命有限，而宇宙无尽。从昆虫之细微到海洋之广袤，从花朵之真实到意识之飘渺，陈世英在多维场域中从容穿梭。珠宝这一最为璀璨梦幻的载体，在其巧手挥舞下，彩宝、美钻、钛金、玉石等多元材料焕化为灵动生辉的意象。

陈世英认为，创作是最完美的存在状态，因为创作是一个无我的状态，创作的时候，时间停下来，万物静止。一旦无我，时间也不再重要。此时并非用手雕刻，亦非用眼来观看，完全凭借意识在宝石中蜿蜒腾挪，

对陈世英来说创作是没有界限的，
生活就是创作，创作就是生活。



陈世英个展《图腾》展览现场, Fondaco Marcello, 威尼斯, 2022

雕刻出幻象来。“雕刻刀与宝石之间的声音告诉我，要快一点或慢一点，要停下来或继续。根据宝石的脉络，裂纹，黑点，一点点的调整，以寻找最完美的面，从不稳定的因素里找到创作的存在，不同文化意象、图腾在脑内叠加，一秒钟可以有千万种存在，只为最后作出自然完美的雕刻。”

“生活在碎片化时代的现代人越来越没有办法沉静，我只能做更好的创作，让人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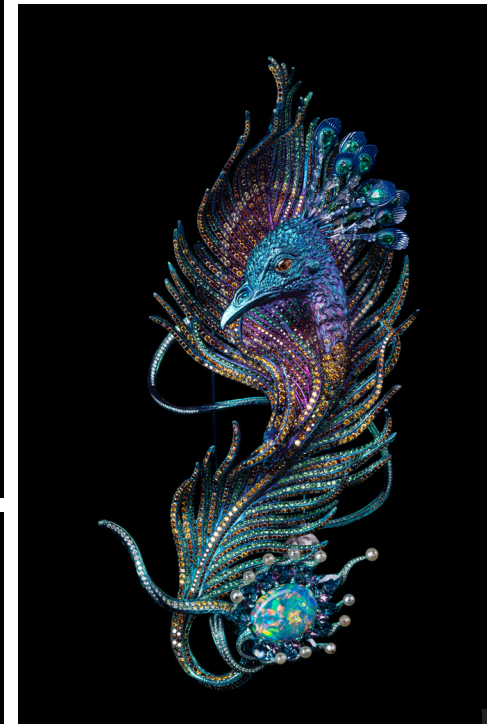
物我皆无尽

精巧细致的宝石艺术与大型现代艺术装置，这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转变，对于陈世英来说是自然而然。“比如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宇宙。但宇宙又是以光年计算，是无止尽的。大就是小，小就是大。我不是突然做雕塑，雕塑一直都是我流动的血，是我心头的肉。我想通过雕塑创作去继续探索生命的真谛。”

对陈世英来说创作是没有界限的，生活就是创作，创作就是生活。“涉足珠宝艺术创作时，我把多年的雕刻、雕塑、冶金、佛塔制作等等的经验，都应用在我的珠宝上。同一时间，我在珠宝创作过程中得到的各种知识，包括镶嵌、色彩学、光学、力学等等，也同样可以应用在我的雕塑创作上。一切都是时间的精华，一切都是思想的养份。能够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学科领域，能够在微观世界和宏观宇宙间畅行无阻，都是让创意驰骋之道。”

陈世英会用切割祖母绿的方法去切割翡翠，也会用普遍于科学研究的太空金属去呈现冥想的状态，他相信基因的交流能够激发更强大的创作力。这种跨学科艺术的实践被大英博物馆前当代艺术策展人 James Putnam 注意到，并评论其为“激进而空前”，他说，陈世英“创造微型和大型雕塑的技巧似乎造就了他对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联系的独特见解，成为了他的创作特色”。

陈世英早年的雕塑作品用的是铜、不锈钢、铁、木，甚至是纤维树枝等等的物料，去年的雕塑展览是首次以钛金属为表现形式而创作的大型雕塑装置系列作品。熟悉他创作的人都知道，陈世英对钛金属有很特殊的情感。“我对钛金属的认知来自一篇关于心脏起搏器的文



1 陈世英威尼斯个展“图腾”展出作品，《钛坦 XIV，物质与时间对话》，2021，铁，钛金属，146×210×545.5cm，930kg

2 陈世英作品《悟禅知翠》胸针及雕塑亮相第五届进博会。胸针：帝王翡翠、紫罗兰翡翠、红宝石、彩钻。雕塑：水晶、黄钻、粉红刚玉、钻石、石榴石

3 陈世英作品《赫拉女神》胸针及戒指。黑蛋白石 1 颗 14.61 卡拉，帕德玛刚玉 2 颗共 1.21 卡拉，彩钻、彩色刚玉、石榴石、祖母绿、海蓝宝石、珍珠、蛋白石、青金石、水晶、钛金属、世英陶瓷

章，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有一种金属这么亲和人体，甚至能够与骨融合，非常轻，却又极度的强。在《物质与时间对话》这个系列的大型钛金属雕塑，我想要表达一种纪念碑似的诗意，一种震撼力，而钛金属是一种接近永恒的物质。”作品上凝结了陈世英过往的所有经验，包括阴雕、阳雕、世英切割等等，这便是他与物质和时间对话的方法。

本次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图腾》来自于去年在 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的高达 10 米的巨型雕塑《钛坦 XIV，物质与时间对话》的拆解，一旦解构，雕塑作为统一的形象便不复存在，从而转变成装置，而雕塑所代表的过往的秩序也全部分崩离析。一个如此巨大的雕塑，当它被分解、散落放在空间里的时候，不正是隐喻当下世界的种种不确定状态吗？而相较于历史的长河与无尽的宇宙来说，不确定是短暂的，人是短暂的。“我意识到天地万物都是活物。一块石头、一片金属的生命频率与我们不一样，但可能也会呼吸，说不定是几百年一呼，几百年才一吸，我们察觉不了。我学习用爱去与物质沟通，就算是一只杯子也要温柔地放下，对待生命必须珍而重之。”

“一天，当我也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以后，作品就是我最忠实、最温柔、最坚定的载体。”



1

“我不是突然做雕塑，雕塑一直都是我流动的血，是我心头的肉。我想通过雕塑创作去继续探索生命的真谛。”陈世英说。

虚空亦遨游

陈世英年近七旬，长须飘飘，却精神矍铄，一派仙风道骨。佛学研究对他的创作有巨大的影响。为了寻找生死的答案，他曾出家半年，还俗后，通过创作继续探讨这一终极母题。“我困难的经济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我的内心得到了释放。艺术创作给了我自我圆足的力量”。陈世英每日冥想、创作，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中与各种生命体共鸣，修行给他带来了时间、空间与众不同的体认。很多人称陈世英为“大师”，他却自嘲为“失败大师”。“失败大师”是陈世英2018年在伦敦 Gem A 和 Alexander McQueen 基金会两场演讲的主题。他意识到，社会上最多人分享的，都是成功的经验，忽略了成功背后的许多失败，“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失败的故事，只有认识失败才能成长。”

不难发现，无论是珠宝艺术还是现代装置，陈世英的作品都有浓浓的东方哲学，又兼具现代感，谈及文化的兼容，陈世英表示，都是生长环境的自然熏陶。60年代的香港，文化重叠，“我的身份其实很尴尬，为了免费面包去教会，在家也和祖母一起上香；爷爷是佛教徒，家里却会有基督徒来传教。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宗教，只是懵懂开始思考生与死、



2

人是何存在、人死了会去哪里、是否有灵魂的存在。”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年幼的陈世英甚至跑去坟场睡觉，等着“鬼”来找他，就另一世界的问题探讨一番。后来他再去教堂，不只为面包，更为临摹那些雕塑。“我一直以观音菩萨东方吉祥文化作为基础，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了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雕塑，没想到肌肉可以是这样表现的，我就去学习，去教堂里看他们的天使。中国讲精神和内在，西方强调肌肉和动作，慢慢就出现了技法的融合。”陈世英的创作态度一以贯之，“不论东方西方，无论来自何方，只要是有益创作的，我都会去拥抱。我享受思想的刺激，远古和未来的碰撞，不同文化之间的冲击，都是创意的养份。”

陈世英从不介意提及儿时的生活，“每一个行为，宇宙都会把你记录在案。大约都是记忆的投射。如果说我有任何的信仰，我的信仰就是创作。由于这些认知不停在我意识里投射，如同一道光进入宝石之后不断折射。”可能这就是陈世英创造力旺盛的原因。在陈世英看来，他五十年的创作历程里，都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我没有念过什么艺术，不曾属于任何流派，总有人问我的作品来自哪里？圣母与观音，不，什么都不是，我追求的只是一个和天地能共同的相。”陈世英坦言，“我也曾因为找不到自己身份的定位，而觉得迷失、不知所措。但我慢慢觉得，我创作的目标，就是让作品超越所有文化、国度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世界大同的载体、宇宙共通的语言。”

曾有朋友问陈世英何时退休，他笑言，“如果我还剩三口气我都会继续创作。创作和呼吸一样，我们不会问为什么呼吸呢？”陈世英表示，“我看过临终人的呼吸，好奇最后一呼一吸我会创作什么。我觉得生与死都是轮回，退休要做什么呢？享受你过去的成就吗？我不觉得已经有所成就，我的理想还没有达到呢。那是一个大同世界，大家对艺术都充满学习和敬拜之心，走出真正自我，活出自己的投影。”^[8]

1

陈世英在个展《钛坦：物质与时空对话》展览现场，Fondaco Marcello, 威尼斯, 2021, 摄影: Giacomo Cosua

2

陈世英作品《钛坦 I, 物质与时间对话》，2020

3

陈世英作品《青灵》肩针。黄钻、翠榴石、钻石、彩钻、红宝石、粉红刚玉、钛金属

4

陈世英作品《美梦花园》胸针。红宝石6颗共12.90卡拉、彩钻、钻石、南洋珍珠、钛金属、世英陶瓷



3



4